



罪 与 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潜◎主编 张益群◎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徐潜◎主编 张益群◎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与罚/(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张益群译写.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6 (2010.4 重印)

ISBN 978-7-80626-272-6

I. 罪... II. ①陀...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586 号

罪与罚 Zui yu Fa

原 著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张益群

责任编辑 柯英英 张雪霜 钟 杉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插 图 姜君臣 北京灵动之翼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

印 数 5 001—8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272-6

定 价 10.00 元



导 读



《罪与罚》是19世纪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1866年问世以来，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许多文学批评家都对这部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引发了俄国文学由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派文学的革命。为了方便广大文学少年的阅读和欣赏，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和内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莫斯科。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年轻时曾是一名激进的农奴解放运动的支持者，28岁时因参与农奴解放运动被沙皇判绞刑。临刑前一刻钟被赦免，改判到西伯利亚服刑。出狱后，他开始从事写作，他喜欢描写小人物在罪恶制度下的不幸遭遇，被人们公认为是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驾齐驱的俄国文学巨匠。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但又不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小说主人公的遭遇与他极为相似，但细节上颇为不同。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大学生。他受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凡诺夫娜的盘剥后心生不满，于是在一个夜晚杀了伊凡诺夫娜，同时也错杀了她的妹妹。他犯罪后心灵饱受煎熬，几乎精神崩溃。后来在女友和妹妹等人的帮助下，投案自首。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个性就是作家本人的写照。作者笔下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与作家本人个性心理同出一辙。加上作家本人有类似小说中的经历，写来更是得心应手。故而百年来深受读者喜爱。

这本小说的心理描写独树一帜。许多地方与现代派文学重视描





zai yu fa

世界文学名著



珍藏图文版

2

写人的意识、心理有暗合之处，所以文学批评家在为现代派追本溯源之际，总对此书青眼有加，情有独钟。

但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糟粕。例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受了《圣经》的教诲才痛识前非的。这是非常有局限的。因为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劫后余生后，失去了革命的意志，变成了一个宗教信徒。并且在作品中宣扬这种济世观念，这是需要青年朋友们注意和加以识别的。





目 录

一、贫困的青年	1
二、吸血鬼	5
三、酒鬼朋友	9
四、一封家书	14
五、惊人之语	19
六、准备行凶	23
七、杀人之夜	27
八、虎口脱险	31
九、一张传票	33
十、露出马脚	36
十一、隐藏赃物	40
十二、病如山倒	43
十三、分析案情	47
十四、未婚妹夫	51
十五、鬼使神差	55
十六、交通事故	60
十七、母子重逢	63
十八、再次会面	66
十九、佳人来访	70
二十、首次交锋	73
二十一、你是凶手	77





jūi gu fa



二十二、不速之客	81
二十三、针锋相对	83
二十四、聆听福音	88
二十五、困兽犹斗	92
二十六、节外生枝	97
二十七、卢仁的阴谋	102
二十八、乍起风波	108
二十九、阴谋破产	114
三十、泄密吐真情	119
三十一、卡特琳娜之死	124
三十二、剑拔弩张	127
三十三、变生肘腋	132
三十四、无耻之徒	135
三十五、图谋不轨	139
三十六、畏罪自杀	144
三十七、告别亲人	146
三十八、水落石出	149
三十九、尾声	152



一、贫困的青年

七月初一个酷热的黄昏，太阳快要落山了。可天气还是十分闷热。

在彼得堡 S 胡同的一幢很高的五层楼中，住着一位名叫罗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青年房客。他现在正在为付不起房租而烦恼。

他的房间在这幢楼的最顶层，是楼内最小的房间。房子的租金非常便宜，可拉斯柯尔尼科夫仍是负担不起。

他是从外地到彼得堡读法律的大学生，全靠家里出钱维持生计。可是他父亲过世得很早，母亲也退休了，所以一家人生活得很窘迫，供他读书也非常困难。

家中有好几个月没有寄钱给他了。学校因为他交不够学费，便勒令他中途退学。最近几天，剩下的几块钱也花光了。他连饭都吃不上了，更交不起房租。

他拖欠女房东的房费有好长时间了，这引起了房东的极大不满。所以每当房东看到罗佳时，都给拉斯柯尔尼科夫脸色看，说的话也很难听：

“付不起房租，就不要赖在这儿！”

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尊心。但人穷志短，罗佳没有勇气一走了之。他知道，离开这儿他将无家可归。没有钱谁也不肯收留他。何况拉斯柯尔尼科夫并非不想交房租，只要家里一邮来钱，他会立即付房租的。

可现在，他只好拖延一段时间。

“拖一天算一天吧！要不能怎么办呢？”

但房东却不能善罢甘休，她常常追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索要房租。最近几天，她要得更凶了。



jai yu fu



为了逃开女房东的纠缠，拉斯柯尔尼科夫每天都躲在房间里。万不得已要出去的话，他都得趁女房东不在家时才行。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很讨厌这种“捉迷藏”的小把戏，可同女房东劈头盖脸的讨债声相比，他宁愿选择前者。

又有一整天罗佳没吃一口东西了。饥饿折磨着这个年轻人。他多想吃点什么呀！可现在他一文不名，哪有钱去买食品呢？

罗佳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他知道如果不付钱，房东连个“窝窝头”也不会给他吃。

“怎么办呢？”他焦急地想。

他想找人借点钱，可他认识的人少得可怜。谁会借给他呢？

天渐渐黑了。无计可施的罗佳灰心丧气地坐下来，他掏出怀表，想看看现在几点了。

这是一块漂亮的银表。尽管用了很多年，可仍像新表一样。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父亲临终时留下的遗物。

就在他看表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他认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前些天他没钱吃饭时，一个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这个人。他用母亲的银戒指当出了一点儿钱，前些天吃饭的钱都是从那笔钱里出的。

“难道我不可以再典当了这块表吗？这





样我就有钱吃饭了。”

这个主意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不由得兴奋起来。

可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上次那只银戒指本来很值钱，可只换出了两卢布。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又狡猾又吝啬。她知道来典当的人都没有钱，而且急需用钱。只要给他们一点儿钱，她就能换回不少好东西。

一想起那个落井下石的老太婆，罗佳就恨得牙根痒痒的。他恨不得杀了那个老坏蛋。

这块银表如果典当给她，估计也不会得到多少钱。何况，这表是父亲的遗物，非常珍贵。万一家里还不邮钱给他，那个老太婆岂不是永远地占有了这块表。

但不这么办，又能怎样呢？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施舍给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愁眉苦脸地呆坐着。

最后，他拿定了主意：

“今天先用这块表换些钱，填饱了肚子再说。家里一邮钱，我立刻把表赎回来。”

虽是权宜之计，但也只好先这么办了。他不再犹豫，开门走出了房间。

女房东的厨房是罗佳下楼的必经之处。女房东经常在她的厨房里忙来忙去。罗佳出门时常会碰到她。这让罗佳十分头痛。

他蹑手蹑脚地走出门，悄然无息地来到楼下。他心里盘算着：万一房东还在厨房里，自己怎么对付她。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今天房东不在家，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四周安静极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见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十分高兴。他长出了一口气，一溜烟地跑下楼，来到了大街上。

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住的这个街区，是彼得堡的贫民区。这里到处游荡着喝得烂醉的酒鬼。破衣烂衫是这个街区最无奈的时装，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不例外。

Jiù yu fū



在夕阳昏暗的光线下，罗佳戴着一顶圆形高筒帽混迹在人群之中。他相貌英俊，中等身材。他的眼睛明亮而有神，气度飘逸洒脱。这使得他在人群中显得卓然不凡，引人注目。

走在路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眼前又浮现出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模样。

拉斯柯尔尼科夫即将会面的那个老太婆叫伊凡诺夫娜。她活像一个吸血鬼，对待每个向她典当物品的人都十分刻薄。她总是低价收购典当品，仿佛要吸尽每个典当者的血。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她就像一头“人虱”。

拉斯柯尔尼科夫只同她打过一次交道，但那次已经让他吃尽了苦头。他充分领教了她的狡诈。

“总有一天，这个吸血鬼会不得好死！”

想到这儿，罗佳的心头浮起一丝快意。可随即，他打了一个冷战。不知为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将这句话回味了一下。这不像是随口说笑，而且确有认真的味道。

“难道我要杀她吗？”罗佳想了想，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自己就是学法律的。杀人意味着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再清楚不过了。但他又想到：

“可这个老太婆难道不该死吗？每一个同她交易的人都要受到她的压榨。她在别人没有钱的时候，非但不帮助他们，而且还落井下石。她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她的富有是通过剥削别人实现的。为什么这样的人不但不死，还活得这么富裕，生活得那么悠闲？这不公平。”

这一切是很矛盾的。像伊凡诺夫娜这样的人为非作歹却不受法律制裁，而一旦有人杀了她，那人却会被判刑。法律的漏洞太多了！

最后，罗佳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他自言自语地说：

“不用我下手，一定会有人杀死她的。她会遭到上天的报应的！”

想着想着，他不觉间已经走到了老太婆家楼下。





二、吸血鬼

伊凡诺夫娜住在一座临河的楼房里。这座楼中住着形形色色的人。门口有三四个看门人，轮着值班。拉斯柯尔尼科夫进楼时，值班的看门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遇到看门人的盘查，顺利地上了楼。

楼内正有人搬家。有几个退伍兵模样的搬运夫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正从一套房间搬出家具，老太婆的邻居看样子打算搬走了。

他走到了四楼，在老太婆家门口站住，抬手拉响了老太婆家的门铃。

门闪开了一条缝，老太婆探出头来打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

这是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大约有六十多岁，鼻子又尖又小，淡黄色的头发擦着厚厚的头油。她瞅着罗佳一言不发，似乎在猜测着他的来意。

“我是罗佳·拉斯柯尔尼科夫。我在大学读书，以前也曾来这儿打扰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尽量客气地表白着。

“我记得很清楚，你又来干什么？”老太婆疑虑未消地问道。

“还是为了上次同样的事情麻烦您。”

老太婆犹豫了一下，打开门让罗佳进了屋。拉斯柯尔尼科夫进屋后，四处打量着房间。

屋子的客厅并不大。夕阳的光线投射在屋内黄色的墙纸和天竺葵上，把屋子照得很明亮。屋内的家具很简单，打扫得一尘不染。拉斯柯尔尼科夫知道老太婆同她妹妹丽扎韦塔住在一起。屋子每天都是由丽扎韦塔打扫的。

客厅连着一个小屋。由于门帘的遮挡，拉斯柯尔尼科夫只能看到一个五斗橱的柜角。罗佳好奇地想，大概伊凡诺夫娜搜刮来的钱





jù yuán fù



都存放在那里。

他站在客厅中央只顾看来看去，却一句话也没顾上说。老太婆很反感别人窥视她的家，所以她厉声对罗佳说：

“您有什么事？赶快说吧！”

“噢，是的。”罗佳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我带来了一件好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中掏出那块银表。

“就是它。”

然而老太婆没有接过表，却接着问拉斯柯尔尼科夫：

“您上次押的东西已经过期两天了，您该还钱了。”

“我知道。可我现在没有钱，您能宽限几天吗？我愿意多付一个月的利息。”罗佳连忙说。

“先生，您不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我说的算。”老太婆没有好气地说。

说完，她好像很不高兴似的从罗佳手中拽过那块表。她挑剔地看了看。然后摇了摇头，不屑一顾地说：

“又是一个破烂。比上次你当的那只戒指还不值钱。”

“不，不可能。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多年前从国外捎来的。这块表又精美，走的又准。外壳是纯银的，非常珍贵。你不信的话，可以再看一看。”拉斯柯尔尼科夫申辩说。

老太婆看了他一眼，打断了他的话，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你不用说了。我干这行几十年了，比你看得准。我只能给您一个半卢布。”

“什么？上次那只戒指还换了两卢布，这块表怎么才一个半卢布？要知道，卖掉它起码值十五个卢布！”面对这明晃晃的欺诈，罗佳忍无可忍了。

“那你为什么不卖？”

“这……”

是的，这块表能卖个好价钱。可是一旦卖出去，以后就成别人的了。父亲的遗物怎么能卖呢？正因为押的东西还有能赎回来的时





候，拉斯柯尔尼科夫才来这儿典当的。

老太婆看着被她一句话噎住的罗佳，轻蔑地笑了一声。

罗佳看着眼前的老太婆，恨不得一口吞了她。可现在饿着肚子，又没有钱，只能同她和颜悦色地讨价还价。

“能再高一点儿吗？”

“不，我一个子儿也不会多给，押不押随您的便。”老太婆口气很硬，一点儿商量的余地也不留。

罗佳现在真想拿起什么杀死眼前这个吸血鬼。他气得两腿打颤，他紧握住拳头，一言不发。老太婆以为他在犹豫，便不紧不慢地走到一张椅子边坐下来，看也不看他一眼。

罗佳面对着老太婆的侮辱，暗暗地打着主意。他一定要杀了她，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罗佳什么准备也没有，杀了她会被发现的。

过了一会儿，罗佳定了定神，对伊凡诺夫娜说：

“好，你付钱吧，我们成交了。”

老太婆得意地笑了。她转身走进里屋。看着她的背影，罗佳恨恨地想：

“你笑吧，看你还能高兴多久，我早晚杀了你这个坏蛋。”

这时从里面的小屋传来了一阵掏钥匙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开五斗橱的声音又传了出来。罗佳·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猜错，那些不义之财全都放在那儿。

时间不长，老太婆佝偻着腰从小屋里走了出来。她对罗佳说：

“这是你的钱，总共一卢布十五个戈比。你点一下吧。”

“什么？不是说好是一个半卢布吗？”罗佳对老太婆的出尔反尔愤恨之极。

“没错！但你不要忘了，这里还有利息钱呢？您上次向我借的两个卢布的月息是二十戈比，这次借的一个半卢布的利息是十五戈比，总共是三十五戈比。从一个半卢布中扣除，不正好还剩下一个卢布十五个戈比吗？”老太婆伶牙俐齿地说。

面对着这个斤斤计较、榨骨吸髓的老太婆，拉斯柯尔尼科夫已



jù yuán fù



经无话可说。他实在无法同她谈什么大道理。他暗自打定了主意：
杀死这个害人精！

想到这儿，他不再愤怒了，反而用一种异常温和的口气同老太婆说：

“过些天，我还会上您这典当一些银首饰，您有兴趣吗？”

“到时候再说吧。”老太婆极不耐烦地说。

“那我先告辞了。顺便问一下，您妹妹怎么不在家？她经常不在家吗？”

罗佳想，如果丽扎韦塔经常不在家的话，下手就方便多了，所以他这样问。

这话显然引起了老太婆的警觉和反感。她极为不客气地说：

“这同你有什么关系吗？”

“啊……不，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再会吧，伊凡诺夫娜女士。”

“……”老太婆根本没理睬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急匆匆地从老太婆家走出来，他的神情非常狼狈，仿佛是被伊凡诺夫娜赶出门一样。他恍恍惚惚地走到了楼下，心中充满了羞辱感。

走在大街上，他头脑中杀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想他真该杀了这个老太婆。她对待他连条狗都不如。她肆意地轻待他、剥削他，甚至还侮辱他。不杀她，不足以排除久郁心头的恶气。

他头脑中闪动着各种各样的杀人构想：

“我要勒死她，谁让她总是勒索我呢？不，这不行，勒死她太麻烦了，弄不好会让她发现的。不如一刀捅死她！可上哪儿去弄一把刀呢？这也不行。对了，用斧子砍死她。女房东的厨房里就有一把斧子……”

他一边想一边走，根本没有注意其他人。当他与路人撞在一起时，他才缓过神来。这时候，他仿佛听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叫，他才想起饿来。

他决定马上去弄点东西填饱肚子再说。想到这儿，他拔腿向一家小酒馆跑去。



三、酒鬼朋友

当一杯冷啤酒下肚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振作了许多。他打量着酒店的四周。

酒店的客人很少。刚才还有五个客人在吵架，不过现在都走了。小酒店里静悄悄的。坐在不远处的一个醉汉大声唱起了歌：

我爱妻子有一年了，
可我的老婆不爱我。
我在大街上喝醉了酒，
忽然碰上了以前的情妇……

他唱的非常难听，跑调很严重，酒店里的人都捂住了耳朵。罗佳实在受不了了，他走到柜台边，想付完账就走。可是那个酒鬼突然不唱了，他拦住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有五十多岁，头发斑白，身体看上去很结实，上身穿了一件旧的燕尾服。他的打扮在酒店这种场合显得十分滑稽，看样子是一个落魄的退休文官。

他摇摇晃晃地站在罗佳面前。由于喝了太多的酒，他显得有些口齿不清。他对罗佳说：

“先生，我冒昧地打扰您。您愿意同我谈谈吗？”

“……”罗佳不知道他有何用意，犹豫着没有回答。

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回答，那个人似乎以为得到了默许。他一屁股坐到罗佳身边，自我介绍说：

“我是九等文官马尔美拉陀夫。”

“您好。”一看这种情形，罗佳知道自己走不了了。他只好坐下



来，听听这个人想对他说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您时，就知道您一定受过高等教育。您举止不凡，风度……翩翩，对，风度翩翩。您现在……在哪里高就呀？”马尔美拉陀夫说话已经不太流利了。

“我在读书。可现在已经不念了。”看到对面的马尔美拉陀夫并无恶意，罗佳放心地对他说：“是的。”

“看，我没猜错吧！我从来不会看错人。我猜您是大学生，您果然就是。”马尔美拉陀夫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起来。他举起酒瓶，喝了一大口，然后突然问了罗佳一个古怪的问题：

“先生，您在草船上睡过觉吗？”

“不，我没睡过。您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罗佳不解地反问马尔美拉陀夫。

“没什么，我昨天就是在那儿睡的。”

“怎么，草船上能住人吗？”罗佳又想起他拖欠房租的事儿。他想一旦要被女房东赶出来的话，他只好在草船上过夜了。所以他感兴趣地向马尔美拉陀夫打听草船的事情。

“怎么不能呢？我已经在那儿呆了五夜了。”

“这么说，睡在草船上一定很舒服吧？”

“怎么会呢？你可不知道，在那个鬼东西中过夜让人多难受。”

“那您为什么还要睡在那儿呢？你怎么不回家呢？”罗佳不解地问。

“哎，一言难尽哪！”马尔美拉陀夫说完喝了一口酒，低下头不再说话了。

罗佳觉得这个马尔美拉陀夫一定有很不幸的遭遇。他是个乐于助人的年轻人，常在别人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次也不例外。他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看看自己能帮马尔美拉陀夫什么忙。

“你既然是文官，为什么不工作呢？”

“几天前我还有工作，可现在失业了。”马尔美拉陀夫神情沮丧地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